

暖冬的海南,随处可见树木萌发新芽。 蒙海龙摄



百家笔会

围炉「寻」冬

□ 简兮

在冬天,围炉读书是一件最惬意的事情。而在作家的笔下,冬天又怎样一番景象呢?

贾平凹的《冬景》,仿佛一股浑朴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。

他笔下的冬天,不在风,不在雪,而在那厚厚的雪被之下。你瞧,“麦苗在厚厚的雪下,叶子没有长大,也没有死去,根须随着地气往下掘进。”这是一种沉默的、内里的生命。这生命不在招摇,而在蛰伏;不在宣泄,而在积蓄。那几位老态龙钟的农民,捏个雪团子,说出了最朴素的道理:“那雪,好雪,冬不冷,夏不热,五谷就不结了。”于是,这严寒不再是恐怖,而是来年丰收的盟约。他们笑着回去煨烧酒喝,这笑里,是一种与天地四时达成和解的坦然与安稳。贾平凹的冬天,是向下扎根的,充满着浑厚的大地的元气。

如果说贾平凹的冬天是土黄色的,那么郁达夫的冬,便是水墨色的画。

他笔下的江南冬日,不是肃杀,而是一种“洒脱落寞”的意境。他像个丹青妙手,不紧不慢地添置着景致:“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,茅屋

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,天垂暮了,还可以加一味红黄,在茅屋窗上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。”这便是了一幅画了,有静有动,有色有声。他所求的,是那份“胸襟洒脱起来,终至于得失俱亡,死生不问”的意境。他援引唐人诗句,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,这冬景的迷人处,便是它能消解人世的紧张与对立,将一切融进“暮雨潇潇”的朦胧里。郁达夫笔下的冬天,是让人遐思的逃避的冬之梦。

最向往的,还是汪曾祺的冬天,可亲的人间烟火味。

他娓娓道来说着家常,像围炉闲话:“天冷了,堂屋里上了榻子。”就这一句,已经透出股安稳踏实的味道。那榻子“刷洗干净了,换了新的粉连纸,雪白的纸”,于是“显得严紧、安适,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”。最动人的,是那句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,外面是风雪,里面是温暖的灯火和闲坐的家人,幸福在这不言中。至于雪天去后园折蜡梅、天竺果,那明黄、鲜红与白雪的交映,又是这安稳生活里的锦上添花。汪曾祺的冬天,是屋子里生着的一盆炭火,暖洋洋的

岁月安稳,让你觉得——活着,真好!冯骥才的《冬日絮语》,则又将我们引向一个理性的高度。

他笔下的冬天,是经由“窗子”看出来的。他观察着冬日里最富情趣的细节——窗上的冰如何融化,“它总是先从中融化,向四边蔓延”。于是,他“透过这美妙的冰洞”,发现了一个哲学般的真相:“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。”这明亮,来自过滤与提纯。他那“空阔、高远、清澈、庄严”的冬日天,觉得它“大得……大得叫你仰起头,感到自己的渺小”。在自然的庄严里,人变得渺小。冯骥才的冬天,是一双冷静而又充满热忱的眼睛,通过寻常的景物,看见了宇宙的顺序与生命的启示。

这么一路读来,我的心中早已豁然。冬天,在作家的笔下各不相同。这不同,在风物,更在心境;在笔墨,更在魂魄。他们写的不仅是冬天的景色,更是各自对生命的理解,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与温度。

夜更深了,窗外风声依旧。而我却仿佛度过了几个迥然不同的冬天。它们交织在一起,让这个真实的夜,也变得丰厚而明亮起来。

没有「随便」的一碗面

□ 苏阅涵

搬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晚上,我在楼下发现了一家24小时面馆。

那天凌晨,我刚加班,天气冷得人直发抖。店里只有老板,是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,正低头看手机。我说要碗热汤面,他抬头问:“加不加辣?”我说:“随便。”

他愣了下,笑了:“面这东西,没有随便。”

他擀面的动作很熟练。面条入锅时,他眼神专注,仿佛里面煮着重要的答案。端上来的面简单:汤清、葱花、几片白菜,面条却筋道均匀。吃第一口就感觉不同——每一根面条的宽度都均匀,每一滴汤都恰好浸透了面的纹理。

后来我常去这面馆。渐渐地发现他极其讲究:面要现擀,超过十分钟就不行;水要沸但不能太滚;葱花须切特定长度。我问:“做面而已,用得着这么复杂?”他认真说:“面是最简单的,任何一个细节都藏不住。”他的步骤永远一致,却从不厌烦。我问:“天天一样,不无聊吗?”他想了想:“每天的面都不一样。面粉湿度、来的客人,甚至我自己,都不一样。同样的动作,每次都是新的。”

我愣住了,突然意识到,我所谓的“重复”,不过是因为我用重复的眼光去看这件事。当一个人真正投入一件事时,每一次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。

后来我出差数月,回来时面馆门口贴了转让告示,他说要去另一座城市学拉面。“做了三年擀面,才走了一小步。”我请求他为我再做最后一碗面。他擀面时,我想起这三年的许多深夜,这碗面,这间店曾给我的慰藉。不只是温暖,更是那份对寻常事的专注与敬意。

面端来时,他说:“以后你自己也可以做,做面不难,难的是每次都认真。”我低头吃面,眼眶发热。这三年,最重要的一课是在这里学的——技巧可慢慢练,认真的态度却要从第一次就开启。

离开那座城市前,我也学会了做面。我买了擀面杖和切面刀,第一次做的时候,面团怎么都揉不好,擀出面厚薄不均。但我没有放弃,一遍遍地尝试,一点点地改进。

面是简单的食物,水与面的结合。正因简单,它容纳所有可能——是果腹,也是修行;是日常,也是记忆。就像生活本身,看似平常,却有无尽可能。关键在于,你用什么样的心,去擀开那一团面。

母亲抬起头,“你小时候特别爱跑,有次穿宽松裤子摔了一大跤,膝盖磕得血肉模糊。从那以后,我就只给你买束腿裤了。”

我在她身边坐下。“你学骑自行车时,束腿裤灌不进风。”“你学游泳时,束腿裤不会卷进链条里……”

“可是你现在长大了。”母亲转过头看我,“有自己的想法了,妈该问问你喜欢什么样的……”

成长或许就是这样——我们终于理解了那些曾让我们窒息的束缚,其实是爱最笨拙的形状;而爱我们的人,也学会了在紧握与放手之间,找到最恰如其分的距离。而那些束腿裤,曾经紧贴肌肤,如今静静地躺在记忆的衣柜里,柔软而温暖。

时光荏苒

小巷里的吆喝声

□ 肖日东

“卖豆腐喽”“换米粉哎”“收烂铜烂铁喽”……大清早,各具特色的吆喝声从小巷里溢了出来。冬日暖阳穿过这条婉转悠长的小巷,把这抑扬顿挫的吆喝声送到了每家每户的窗户下。过不了多久,东家的小花狗,西家的鸡鸭鹅,也附和着这吆喝声欢快地叫了起来。

我记忆里的童年,便是伴随着这吆喝声度过的。那时,我家住在乡下集市旁,由于紧挨着集市,小巷里来来往往地穿梭着很多商贩。他们人还未到,那一声声别具特色的吆喝声就先占了一个摊位。

吆喝最勤的要数卖豆腐的,“卖豆腐”三个字连在一起吆喝的,那是东边老张家的女人,声音干脆,像倒豆子一般。“卖一豆一腐喽”,前两个字音拖得很长,后两个字急刹般连在一起吆喝的,是那瘸腿的老李。他家的豆腐坊传了有四代,村里都吃过他家的豆腐。

除了卖豆腐的吆喝声,其他的商贩也各有特色。“卖鸡苗哦”,这细尖细尖的吆喝声一起,准是外地的商贩来往地穿梭着很多商贩。他们人还未到,那一声声别具特色的吆喝声就先占了一个摊位。



乡道吆喝的老人家。 蒙海龙 作

声,引得选鸡苗的妈妈们,看着这家又望望那家,不知选哪家好。集市上还有售辣椒秧、卖红薯苗的商贩,男人一边与他们讨价还价,一边挑选着粗壮的秧苗,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把它们种到哪块地上。

童年的我们,对于这些吆喝声最在意的还是换麦芽糖的吆喝声。先是敲两声小铜锣,发出有节奏的“当当”声响,随后是“换糖喽”那高亢的吆喝声紧接而来。这勾引小孩“馋虫”的吆喝声,能把我们惊出一激灵,然后急急地把收藏了好久的牙膏皮、坏塑料拖鞋、废铁块全都找了出来,循着

美食随笔

人生有味是清蒸

□ 马亚伟

如今我对清蒸菜越来越感兴趣。所有的烹饪方法中,清蒸应该是最佳方法:做法简单快捷,口味清淡新鲜,能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。想吃鱼了,买条鲤鱼或者鲈鱼清蒸一下,还能最大限度保持鱼的鲜味。细品清蒸鱼,不仅能品出食物的本味,还能品出人生的真味。

喜欢上清蒸菜,是这两年的事。以前我做鱼除了红烧、油煎就是糖醋,那时我喜欢浓烈的口味,享受舌尖上的强烈刺激。尤其是糖醋鱼,是我的最爱,浓稠的糖醋汁浇上去,香味弥漫开来。尝一口,热烈浓香,味蕾得到极大满足。可随着年龄的增长,觉得浓香的味道没什么吸引力了,反而开始钟情清淡的味道。人的口味真的会随着年龄而变化,有的味道不到某种年龄你真无法品出来。

我由此判断,口味或许跟心态有关,而心态跟年龄有关。年轻的时候,我们都喜欢热烈的味道和繁复的色彩。烈火烹油最能烘托气氛,鲜花着锦最能营造意境,我们朝着最浓烈最醒目的目标一路走下去,以为人生也会是这样不断向前向上的过程。可是走着走着,突然之间就到了年龄的分水岭。翻越中年之后,我明显感觉生活的底色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并非刻意为之,就是那种水到渠成的感觉。你不会觉得突兀,也不会觉得奇怪,就这样全盘接受了岁月的赐予。

繁华落尽归平淡,人生有味是清欢。苏轼词中写道:“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这首词是苏轼贬谪黄州四年后迁移汝州时所做,且不说清欢

之味的深意,单从口味上来理解一番:众所周知,苏轼是个“超级吃货”,对美食颇有研究,他一定是尝过无数浓烈的味道之后,才觉得蓼茸蒿笋的清淡之味才是人间至味。大概我们对口味的感觉,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:从向往浓烈到回归平淡。

人生的历程又何尝不是如此?苏轼经历过官场沉浮和人生起落,悟出“清欢”才是真味。我们普通人,也会有这种回归平淡的感悟。现在回想起来,生活的方方面面,我都经历了由红烧、油煎、糖醋到清蒸的过程。我曾经喜欢浓墨重彩的文字,读那样的文字觉得眼前富丽堂皇,流光溢彩,现在才觉得平和平淡才是真正耐人回味的文字;我曾经喜欢华丽的服饰,觉得穿出去很有范儿,现在才知道朴素的休闲服最舒服;我曾经喜欢高朋满座,喧哗热闹,现在才明白人生知己不过一二的道理;我曾经向往大房子和气派的车子,觉得拥有这样的房子和车子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,现在明白房子不在于大小,有爱即为家,车子不在于豪华,认真驾驶照样帮我抵达诗和远方……很多事,摒弃了奢华的点缀,剩下的才是最核心的东西。

正如清蒸的食物,可以最大限度保持本味。清蒸菜的清淡之味,留给味蕾的是无尽的余味,让人回味无穷。清蒸菜,让我们明白了人生需要删繁就简,最终呈现简约之风。人生有味是清蒸,种种的繁复和芜杂,终将被岁月删减和剔除,“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。”

光阴故事

束腿裤

□ 胡洛豪

第二天,我还是穿着一条深蓝色束腿裤去了学校。拍照时,站在我旁边的男生穿着时髦的阔腿牛仔裤,当摄影师喊“三、二、一”时,我下意识地脚往后缩了缩,试图藏起那紧束的裤脚。照片洗出来后,我的笑容有些勉强。母亲拿着照片端详许久:“我儿子真精神。”她没注意到我微微侧着的身子。

高二那年秋天,冲突终于爆发。那是周六,母亲从市场回来手里拎着个袋子:“看,给你买了条新裤子,加绒的,冬天穿正好。”

我接过袋子,掏出的又是一条束腿裤——黑色的,两侧有两条白色的竖杠。“又是束腿的。”我的声音很低。

母亲正在整理买回来的菜,手上的动作顿了顿:“什么?”

“我说,又是束腿裤。”我抬起头,直视她的眼睛,“妈,我不喜欢束腿裤,从来都不喜欢。”

空气突然安静了。母亲放下手里的菜:“什么叫从来都不喜欢,你不是一直穿着吗?”

“那是因为我一直买。”我的声音有些发抖,“我从来没有选择权。”

母亲的脸色变了,“束腿裤哪里不好?保暖、方便、耐穿……”

“可是不好看!”我喊出了压在心底多年的话,“同学们都笑我。我也穿宽松的裤子,也想裤腿随风飘!”

那个周末,家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。母亲照常做饭、洗衣,只是话少了。星期天晚上,我推开她卧室的门,看见她坐在床边,手里拿着我小时候的相册。相册摊开的那页,是我六岁生日照,照片上的我穿着一条红色束腿裤,正对镜头咧着嘴。

“妈……”我轻声唤她。

冬天的海岸

(外一首)

■ 廖柳

海风带着咸味把岸边吹得清
浪把沙子抚平成新模样
退潮声像编辑
整理着离别与回望的节拍
行人把围巾紧了又松
听潮汐把过往用湿润的语言
讲完

远处渔灯摇曳
像点点等待的眼睛
守着回港的希望
海岸在冷中坚定
教人学会把不安留在远方的
波心

冬窗

窗台上一杯热饮冒着雾
外面雪像慢镜头般落下
我把视线放在遥远与近处交
汇的境界

听心自言自语
街对面有人在擦窗
动作像清理记忆的灰尘
每一口热气都带着
未说出口的愿望与释然的重量
我把窗台当作渡口
让过往与未来在此相会片刻

候鸟不写归期

■ 陈松

在时光斑驳的站台
候鸟收起梦的羽翼
像个沉默的旅者
告别那片温暖的湖泽
风,撩动它的羽毛
似在轻问归期的线索
可它只是凝望远方
那里有星辰编织的传说
它的天空没有终点
迁徙是生命的赞歌
在月光与海浪间穿梭
不写归期,只赴辽阔